

春江万里情

下

河北人民出版社

萧逸



050470

117
2:1

《春江万里情》

出版说明

萧逸，本名萧敬人，现居美国，是海外久负盛誉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他的作品背景广阔、风格独特，情节感人，武学精深，对阵激烈，人物心理刻画细腻，历史知识渊博，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上各武术派别的历史渊源，表现出人类真善美的崇高感情，揭示了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历史必然规律，从而了解历史之一斑，使人开卷有益，赢得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

《春江万里情》是萧逸先生的一部杰作。它描写了主人公万斯同坎坷的命运与奇遇，表现了人性真善美的朗朗正气，而一切贪婪、狡诈、淫荡、自私在此正气之下荡然无存。

萧逸先生杰作众多，硕果累累，如《十九妹》《无忧公主》、《马鸣风萧萧》、《十二神拳》、《饮马流花河》等无一不是脍炙人口的上乘佳作。

此次，我们将《春江万里情》出版，以飨读者。编辑过程中如有什么不足，恳请读者指正。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2·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目 录

第一章·····	游龙雌伏	牝鸟雄飞 (5)
第二章·····	递遭毒手	终生抱憾 (33)
第三章·····	荒山惊变	同室操戈 (59)
第四章·····	古寺兴波	江心遗恨 (93)
第五章·····	洞庭千里碧	君山一株葩 (126)
第六章·····	独臂布玄阵	少侠奏奇功 (161)
第七章·····	义援螭母难	险遭双丑毒 (195)
第八章·····	苦斗同归尽	坦言结冤仇 (236)
第九章·····	巧施毒计	狠下辣手 (271)
第十章·····	勇闯龙潭	轻捋虎须 (313)
第十一章·····	美人垂青	老姬赐秘 (346)
第十二章·····	人迷图失	穷追力蹶 (402)
第十三章·····	仗剑救灵禽	夤缘逢异士 (431)
第十四章·····	强闯夹道险	勇挽千钧危 (476)
第十五章·····	喜获旷古策	惊失心上人 (511)
第十六章·····	更番遭耻辱	涤虑练奇功 (552)
第十七章·····	毁誓下山	独闯魔宫 (592)
第十八章·····	更番激斗	血溅天台 (623)
第十九章·····	伏虎	掌毁降龙 (657)
第二十章·····	情仇化解	骨肉团聚 (700)
第二十一章·····	白雪白驴	怪人怪行 (747)

第二十二章	拚命拚搏	失手失宝 (780)
第二十三章	官差官威	枉法枉民 (816)
第二十四章	完功完德	共宿共飞 (858)

第一章 游龙雌伏 牝鸟雄飞

小红鸟又翩翩地飞临了，它总是在这个同样的时候，来向这一对姐妹问安的。

在它清脆的一串鸣声里，似乎是在说着：“起来了，小姐们，天可不早啦！”

然后它总是要等到小楼的东角，那扇翠绿色的竹帘子卷起来，露出了她姐妹中的一人，用着略带厌烦的口音说：“知道啦！”

到此，它的任务才算完成，然后才翩跹着，让红色的阳光，炫耀着它红色的羽毛，飘飘然如一片红叶似的，投向后岭浓林深处。

然后，就有像百灵鸟也似的动人歌声，由这座小楼内传出来，那正是她们起床了。

请看，竹帘子卷起来，那穿着绿色睡袄的大姐儿，正在伸着懒腰。

“讨厌的小红毛，每天都叫，叫，叫——”她用手拢了一下微微披散的头发，显得不大带劲儿，嫣红的两腮，就像迎风发抖的两朵桃花，而惺忪的睡眼，却像是闪烁在云雾天的两粒晨星。

“姐姐！”她曼声嗔着，“今儿个该你打水了，昨天是我打的。”

“才不呢——”姐姐推开门进来，她稍稍的比妹妹高一点，可是面貌乍看起来，竟酷似一人，一身轻便的短装，展

050470

露着她丰腴的胴体，在她雪白的小腿足踝处，配戴着一双碧光闪闪的翠环儿，是那么的高洁而不染纤尘，而她姐妹这种特殊的装着，确是和当时一般少女有异的。

你只看，她们那不拘形式的发式，和用白色细草所编织的软鞋，当可知她们是久离人群而身世诡异了。

“怎么不呢？”妹妹又叉着一边腰，说：“昨天你不是在妈那边做衣服，你忘了呀？”

姐姐不禁破唇一笑，露出白细的一口玉齿，脸色微红道：“算你有理，我去就我去，这也没有什么嘛！”

妹妹哼笑了一声：“你想赖皮可不行，本来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妹妹斗口本是常情，尤其是在这对孪生姐妹来说，更是家常便饭。她们的芳名是花心怡，花心蕊，心怡较心蕊早生一个时辰，因而居长；二女因年貌相若，初看不易分辨，可是如果你仔细的观察一下，你会觉得心怡较心蕊略高，而最怪的是，二女眉心各有一粒红痣，心怡在左，心蕊在右，这两粒眉珠，更为她姐妹带来了无限妩媚，无怪乎她们的母亲一代侠女紫蝶仙花蕾，视她们为掌中明珠，从不容世俗江湖，轻越雷池一步了。

一切都是谜——对她们姐妹来说。

她们真纯幼稚得可怜，虽然二十年来，她们几乎满满一房子的书。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并且学成了一身诡异超凡的武林绝技，可是对于某些事情，她们却是那么的陌生。她们唯一的知识，说得切实一点，仅仅限于书上所记载的一切，离开书本的事情，她们完全不知。

说穿了不奇怪，因为二十年来，她们姐妹的足迹，只限于这方圆五十里内的深山巨岭，除了母亲以外，“人”这个

空虚的名词，对她们实在很茫然，很费解！

心怡提着一双大桶，轻巧地穿行着山道，直向后岭山泉行去。

迎面的晨风，扑吻着她的脸，她感觉到和往日一样的清新愉快，虽然打水这件事，在她来说，是感到很讨厌的，可是习惯使她心甘情愿。

在瀑布左面的巨石上，她姐妹架有一个专供打水的轱辘，下临涧水少说有二十丈之深，每天她们要如此的汲取满满的六大桶清水，寒、暑、风、雨无间，说起来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哩！

一声清楚的马嘶之声，由岭前乱林中传出。一匹四蹄如雪的骏马陡然窜出，骏马之上，微微哈着腰，低着头，坐着一个长身俊秀的青衣少年。

他微微朝着心怡掠了一眼，那匹乌云盖雪的骏马，已把他飞快地载进内去了，留下的是剑鞘磕碰在马鞍上的铮铮之声。

花心怡惊异得目瞪口呆，由不住手上的桶也掉了，“啊！……人！”她喘息道：“男人！他一定是一个男人！多奇怪啊！……他的样子，他的衣服和他的马，天呀！”

她想到：“这一切不正是像书上所画的一样么？”

忽然她蛾眉一挑，纤腰微扭，纵身如箭。起落之间已扑抵林前，可是太晚了，那人和他的马，就像一瞥惊鸿也似的早已消失了。

“哦……”她怔怔地捏着手说：“我怎么能任这个野男人擅入此山呢？如果妈知道了……”

想到此，她不禁打了一个冷战，由不住从眉心里沁出了汗来。

真可怕，想不到，二十年来第一次见陌生人，而对方又是母亲口中所描叙比洪水猛兽还可恶可怕的男人！

想到此，她真有些麻木了，这人胆子太大了，他莫非没有看见母亲所立的戒碑么？

木立了一会，她又重新回过身来，慢慢拿起了桶，直向泉涧行去。

这是一件隐秘，也许是一件巧合，不过，花心怡却把它紧紧地锁在内心。在她以为，这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是不便告诉人的，甚至于妹妹心蕊。

傍晚，这片树林子里，开始飘落着霏霏的细雨，包括这所为翠竹所搭建的小楼，都为雨水沐浴得绿亮亮的，甚是可爱。

心蕊在窗前曼声地高歌着，她姐姐却怔怔地托着腮，坐在书桌前想着心思，想着今晨那划生命的一件奇事儿——一个男人！

忽然，心蕊尖叫道：“姐姐快来，快来看！啊……一个人。”

怡不由玉手一按桌沿，已闪至窗前，急促问道：“哪里？”

心蕊闪烁着眸子，用手指着窗外兴奋地道：“那不是吗？是一个男人……姐姐！”她低低的跳了一下。

在烟雨迷漫里，一个俊朗的长身少年，正自踽踽地在雨地里行着，雨水把他身上那袭青布的长衣湿透了，可是他仍然不停的在林前来回踟蹰地行着。

花心怡不由轻轻地“哦！”了一声，她觉得脸上一热，很快地退离窗前，微愠道：“把帘子放下来，不许看。”

心蕊退后了一步，喃喃道：“为什么？”她的脸也有些

红了。

“这是一个男人，妈妈曾说过的话，你莫非忘了么。”

“可是，这个人，他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心怡摇了摇头，面色镇定地道：“我们不要理他，只要他不侵犯我们。”

花心蕊慢慢松下帘子，可是她却发现那个雨中的少年；正自痴痴地向自己怅望着，他那亮若晨星的一双眸子，虽只是隔林远眺，却令心蕊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之力，她由不住也呆呆地立住了。

花心怡叹息了一声，把妹妹拉至一边，轻声嗔道：“小蕊，你怎么啦？丢不丢人？”

“姐姐！”心蕊用力把姐姐一推，娇红着脸，走到了一边，然后，翻了一下眸子说：“他一直往这边看呢！怎么办……姐姐？”

心怡往窗口瞟了一眼，轻叹口气，说道：“这人真是……干嘛站在那边淋雨哪？他是……”

“姐姐！”心蕊又偎过窗前，透着帘子，她仍能看见他，然后小声说道：“你看，他的衣服多奇怪，他长得真高啊！”

“他可能是来找我们的。”心怡害怕地说，她的心跳得很厉害。

“那怎么办呢？”心蕊扬着眉毛问，可是眼角再次地向窗外瞟了一眼。

“啊！他……他走了。”

她用劲地把帘子拉起来。

果然烟雨迷离中，已失去那少年俊朗的影子。

心怡慢慢地凑近窗前，她冷冷地说：“他如果再敢来

此，我们就要给他一个厉害！”

她狠了心说了这句话，其实内心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她并且认为这个男人是再也不会来了。

忽然，前院传来一阵轻微的门铃声，二人立刻一楞，心蕊一跳而起，却为心怡一把拉住了，她呐呐的说道：“带上你的剑。”

花心蕊茫然的点点头，她们分别自墙上摘下了剑，心蕊问：“姐姐！我们要杀死他？”

心怡看了她一眼，冷然道：“你莫非忘了妈的话，男人是世上最坏的东西。”

她说着玉腕振处，已把长剑掣了出来，娇躯轻点，已向前院纵去，花心蕊也自鞘中撤出了剑，紧紧跟上，这时大门上的小铃铛，仍在轻微地颤抖着，铃声叮叮，显示出门外人是如何的犹豫心虚！

心蕊单手握紧门栓，猛地把门拉开，她姐妹一并闪身而出，果然面前昂然立着那个雨中的少年，雨水正由他脸上像小蛇也似的顺淌着，他那浓黑的长眉，挺亮的一双眸子，啊！男人！

她姐妹望着他，望着这个陌生的人，一时俱都楞住了，少年红着脸，深深地打了一躬，朗声道：“在下万斯同，因奉师命，来此附近访一前辈，不觉迷途谷中，不知二位姑娘，可肯指引迷津否？”

他说着后退了一步，昂身而立，一面用左手摸了一下脸上的雨水，很尴尬地笑了笑，脸色很红。

心怡蛾眉微微一挑，冷笑道：“你说谎！”

万斯同吃了一惊，呐呐道：“姑娘为何如此说呢？在下从不说谎。”

花心怡看了妹妹一眼，抡了一下手中剑，说：“今天早晨，我就看见了他……小蕊！”她瞟着心蕊冷笑道：“我们拿下他。”

万斯同急得双手连摇，大叫道：“姑娘，不可造次，听我一说，就明白了……我……”

才言到此，心怡冷森森的剑锋，已逼近他喉下，吓得他急向左面一闪，可是心蕊这时候也自左面挺身而上，掌中剑“野蝉渡枝”，如梭也似地直向他右膀刺来，万斯同这才知道厉害，当时低叱了一声，“姑娘，你们太不讲理了……我……”

剑势既展，岂有中途而止之理，花心怡一咬玉齿，向前猛进一步，掌中剑如同一泓秋水也似的，直向少年全身卷去。

她同时发现到妹妹有意剑下留情，否则对方决不至于如此轻易就闪开，心中很是不悦，所以剑下更加了几分功力。

少年原也有一身绝技，只是他万万意料不到，对方少女，竟会有此超然武技；再者自己以礼造访，本无恶意，似不应冒然出手还招，有了这种心理，再加上花心怡安心取胜，自然他是非吃亏不可了。

心怡剑招再次展出，娇躯却如同狂风飘絮似的突然腾起，万斯同方以师门所授“迷踪七影”身法，向一旁闪躲，见状不禁一惊，他骤然忆起这种身形，正是师父一再告诫自己小心提防的招数，可是已经太晚了。

二十年前，紫蝶仙花蕾，在退隐本山五云步之前，就曾以过这套得意的“花心八剑”，在江湖上极具一时之威，很显过威风，直至今日，一般老辈中人，尚能绘影绘形地把她这套诡异的剑法，在武林中传述着，所以万斯同一望即知。

他低呼了一声，道：“姑娘！请住手！不可……”

说着猛地向下一伏身子，背腕抽剑，可是他的剑还没抽出一半，一口冷气森然的剑刃，已压他的右腕之上，同时心蕊在一边尖叫道：“姐姐——”

心怡抱剑入怀，右足向前一点，万斯同只闷哼了一声，“噗！”地倒地不起！

心蕊持剑悲声道：“你杀……杀了他了？”

心怡一面还剑于鞘，冷冷地说道：“我才不杀他呢，我们把他交给母亲。”

她弯身看了看他，脸色微微发红地望着心蕊道：“现在你总可以把他弄进去了吧！”

心蕊收了剑，伸一只玉手提了一下他的胳膊，玉面绯红地摇头说：“我怕……”又呐呐道：“我们一人提一只好吧？”

花心怡觉得不大对劲儿，可是除此也别无良策，她轻轻点了点头，姐妹二人，各伸一手，把倒卧在泥地里的万斯同提了起来，在接触到对方的臂肌时，二女俱不禁双颊如焚，她们互看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匆匆向门内行去。

在布置雅洁的一间书房里，万斯同被结实地绑在一张睡椅上，从头到脚，都为密密的丝绳缠得紧紧的，他背上的那口长剑，也被解下来搁在一边，虽然他已经被解开了穴道，可是暂时他仍在昏迷之中。

花心蕊坐在一边，秀眉微蹙，以无限怜惜的目光看着他；心怡却来回地捏手走着，她对心蕊说：“我们不要在这里，离开他，让他一个人在这里。”

心蕊轻轻地道：“他会死的呀……还是……”

“还是怎么样？心怡微微冷笑地盯望着她，说道：“妹

妹！你真的把妈忘了么？”

提到了母亲，花心蕊不禁打了个冷战，她轻轻哼了一声，一面站起来道：“你倒真是妈的信徒！”

说着她就赌气出去了，心怡一个人发了一会楞，万斯同这时发出了轻微呻吟之声，她不禁往椅上向他瞟了一眼，见对方剑眉紧锁，额上汗珠点点，似有无限痛苦，她的心蓦然软化了，一时真有些不知所措。

室外传来心蕊酸酸的声音：“你叫我出来，怎么自己留在里面？”

花心怡玉面一红，蓦地闪身而出，她望着妹妹说道：“我可不像你……你别乱猜！”

心蕊撇了一下嘴，顺手自一边取过了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翻着，可是她内心再也不如往日那么宁静了，那个一生之中，她首次看见的男人，竟是这么一个秀逸英俊的模样儿！

“他嘴唇上下怎么会生着一些短短的黑毛呢？……哦！那是胡子，男人都有的……他膀子多粗啊！”

脑子里这么想着，由不住往心怡瞟了一眼，却见她闭着眼躺在椅子上，那微微闪着的睫毛，不时地轻轻动着，忽然她跳起来，跑到一边把帘子放了下来。

“干什么？”心蕊问。

“小红鸟要来了。”心怡红着脸说：“它会发现有陌生人在此的。”

心蕊不禁掩口笑了，她伸了一下胳膊，白着心怡道：“我以为你真那么狠心！原来你想得比我还周到呢。”

心怡薄嗔道：“你不要乱说，他死他活，我才不管呢。”

“那你为什么这么关心？”

“谁关心？我只怕妈妈发脾气……再说这个姓万的来此

干什么，我们还应该问一问。”

天空传来一阵清晰的鸟鸣之声“呱！呱！”那声音就像是乌鸦，有是比乌鸦还要刺耳得多。

花心蕊忙跑到了窗前，掀开帘子向天上挥着手道：“我们在这里，不要叫了，你可以回去了。”

可是小红鸟却低低飞临窗前，它鼓着血也似的红翅膀，把身子定在空中，口中仍然刺耳的鸣着，直到花心蕊寒着脸走过来，它才算放心了。你看它像燕子也似地斜着身子，在座小楼上低飞掠过了一周，才向后岭鼓翅而去。

“真气人，这小东西被妈宠坏了！”花心蕊一面卷起帘子，一面说：“它越来越精了。”

心蕊扬了一下秀眉，冷笑道：“总有一天看我不宰了它，小奸细！”

室内传来了一阵低咳的声音，万斯同微带愤怒的声音道：“二位姑娘，这是为何？我万斯同并非这么好欺侮的，你们还不松开我？”

心蕊低头一笑，瞟着姐姐道：“这家伙醒了，怎么办呢？”

心蕊冷哼了一声道：“就不松开他，看看他怎么办。”

“还不松开我？”

万斯同用着更大的声音吼着，心蕊微微冷笑不语，在发怒无效之后的万斯同，显然是变更政策了，他长叹一声，说道：“二位姑娘，请你们想一想，我们并无仇啊！”

心蕊忍不住“噗！”的一笑，小声道：“软了！”

我只是迷路谷中，向二位姑娘打探一位高人，为何平白无故如此对我，你们不觉得太失礼了么？”

心蕊正要开口，却为心蕊止住，她冷冷的向室内道：

“你莫非没有看见入谷处的戒牌么？”

“没有。”万斯同惊奇地道：“真的没有，姑娘，是什么戒牌？”

花心蕊小声说：“他没有看见呀！”

心怡白了她一眼，仍然冰冷地说道：“那么，我再问你，早晨骑马的那人可是你？”

“是……”万斯同叹了一声，道：“姑娘，请松开我好不好？这样怎么好谈话呢？”

花心蕊冷笑道：“姓万的，你在我们这五云步中窥东窥西，定非好人，还说什么迷路谷中，分明是花言巧语，哼，你可不要欺侮我姐妹不通人情世故！”

万斯同急道：“姑娘你错了，我实在是来此访人，迷路此谷已非一日，前三日已发现二位姑娘隐居于此，本来早想拜访，感以男女……唉！总之，我绝非是如同姑娘你所想之人。”

心蕊徐徐站起身来，小声道：“姐姐，他也怪可怜的，我们松开他就是了。”

心怡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心蕊红着脸又坐了下来。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才不能这么就相信他，如果我们一旦放开了他，可能他就……”心怡小声的附在心蕊的耳边这么说。

“大概不会吧！”心蕊的脸很红，她轻轻翻着眸子望着姐姐：“小红鸟也回去了，妈不会知道的。”

心怡轻轻叹了一声，她多情的望着妹妹，相处了整整二十年，她第一次瞭解到心蕊的感情竟是如此的脆弱，她其实早就感觉到那个叫万斯同的人，并不是一个坏人，可是她总认为：对于男人，是不应该还以颜色的，现在她真后悔把万